

殖民进程、动物死亡与民族生成

——加拿大英语文学里的写实动物

涂 慧

内容摘要：加拿大英语文学里的写实动物形象嬗变，与殖民者本土化进程、加拿大民族生成有着密切关联。通过展示丛林里动物的种类、形态和功用，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把印第安人描写成凶残可怕的低等动物，建构起白人>土著=动物的等级秩序，将欧洲人的殖民活动与空间掠夺合理化。19世纪末西顿和罗伯茨笔下的写实动物形象发生转变，原因在于殖民者在与动物的空间争夺中处于绝对优势，反映出加拿大空间权力的位移。“二战”后莫厄特和博兹沃斯批判殖民者的扩张行为导致边缘种族濒危，呼吁保护动物。野生动物由可怕的他者转变成被保护的他者，另一种动物印第安人由野蛮的异类被同化为“欧洲人”，意味着殖民入侵者已经完成了本土化过程。由此，加拿大民族在种族转换与权力位移、动物死亡与动物保护中象征性生成。

关键词：加拿大英语文学；写实动物故事；动物死亡；殖民进程；空间权力

作者简介：涂慧，文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当代英语文学和欧美汉学研究。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加拿大英语写实动物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华中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号：2015AC015】的资助。

Title: Colonial Progress, Animal Death and Nation Rising: Realistic Animal Story in English-Canadian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change of realistic animal image in English-Canadian Literature relates to the progress of colonist indigenization. The early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shows the types, shapes and functions of animals in forests, and describes the Indians as ferocious inferior animals. It constructs the order that the white colonists are superior to Indians who are more like beasts, which rationalizes the colonists' exploitation on Indians. The reason why the animal image changes in Seton and Robert's realistic wild animal stories is that the colonists prevail against animals in the struggle of wild landscape. It reflects that the power of the space in Canada is transferred from the Indians and the animals to the White. Mowat and Bodsworth criticize the expansion of colonists which leads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wild species and the vanishing of indigenes. The change of wildlife's image and the Indians' assimilation into quasi-Europe means that the colonists have finished the indigenization, and the nation of Canada rises eventually.

Key words: English-Canadian literature; realistic animal story; animal death; colonial progress; power of space

Author: Tu Hui, Ph.D. in Literature, is lecture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Sinology. Email: tuhuitracytty@163.com

加拿大文学里的动物书写之多,在世界文学中是极为少见的。渥太华大学贾尼丝·菲亚孟古教授指出:“动物对我们的写作是如此根本,以至于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文学建立在动物之上”(Fiamengo 5-6)。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也认为,动物在加拿大文学里随处可见,“从伊莎贝拉·克劳福德《独木舟》里的麋鹿和鱼到莱顿作品里的青蛙和蟾蜍……加拿大作品里最核心的东西似乎都留有自然界的痕迹”(Frye 249)。

作为人类艺术审美再现的对象,文学里的动物形象往往体现人类不同时代的思想、审美情感与价值观念,正如加拿大评论家阿特伍德所说,“文学里的动物总是象征”(Atwood 75)。在中外文学中,无论是渔猎时代有关动物的神话还是农耕时代有关动物的童话、寓言,动物形象往往是寓言的、象征的,是某种人格化的类比或隐喻,动物故事具有道德训诫和教益人类的目的。这种象征型动物以人类为价值尺度与外在目的,动物自身的情感个性、习性特点、内在价值以及内在需求一直未获重视。为追求内在意蕴的象征性、隐喻性与寓言化,此类动物故事往往采用夸张、变形、拟人等手法突破动物的物种内在规定性。^①加拿大文学里的动物书写则不同,从一开始便更多地呈现出写实面貌,在艺术表现上倾向于采用写实手法。尤其是,随着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在加拿大涌现出两名享誉世界的作家——欧内斯特西·汤普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 1860—1946)与查尔斯·乔·道·罗伯茨(Charles G. D. Roberts, 1860—1943)。他们创作出一种新文类——写实动物故事,以自然科学家的眼光观察并书写动物,将动物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与目的,无论从主题意蕴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改变了传统动物叙事法则,刷新着动物叙事的审美感觉。

由西顿和罗伯茨开创的加拿大写实动物故事,影响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多国动物文学叙事,写实动物故事作为一种新文类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由于发生的语境不同,加拿大写实动物故事承载的社会学、政治学意义显然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动物故事。与传统文学研究强调动物形象的文化学意义和当代动物文学批评的生态学角度不同,本文历时性考察加拿大英语文学里的写实动物形象,通过透视加拿大移民与动物关系的演变审视殖民者本土化进程,揭示加拿大写实动物形象与加拿大民族生成的关联。

动物展示与殖民邀约:18—19世纪上半叶英语文本里的动物书写

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包含大量动物书写,通过展示丛林里动物的数量、种类、形态与功用,邀约白人移民加拿大,示范殖民者如何在加拿大丛林里生存;通过建构加拿大荒野里最可怕的动物——印第安人形象,将殖民者的掠夺行径合理化。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中的动物书写犹如一部丛林生存手册,有助于殖民者本土化,其隐含的种族主义叙事参与了帝国主义的殖民进程。

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的形成与加拿大地理发现密不可分。自1534年,法国人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 1491—1557)抵达加拿大探寻北美洲北部海岸航线后,英法等国的探险者、商人、传教士、旅行者不断前往加拿大考察地理环境,并对加拿大的自然风景、地理风貌、植物动物与当地土著等进行描绘书写,其中大部分的旅行日志、纪实报告以向

宗主国报告新大陆的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为目的。1764年，新法兰西易手英国后，英国向加拿大批移民。不少旅居加拿大的英国人创作出以加拿大为背景的探险日记、游记文学和以加拿大丛林生活经历为背景的散文、小说，它们生动有趣，由此萌生出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这些作品的目标读者是英国读者，基本都在英国出版。

早期旅居加拿大最为著名的作家有凯瑟琳·帕尔·特雷尔（Catherine Parr Traill, 1802—1899）和苏珊娜·穆迪（Susanna Moodie, 1803—1885）姐妹俩。她们出生于英格兰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均于1832年与丈夫移居加拿大。她们反映丛林拓荒生活的作品基本都在英国出版。特雷尔的长篇小说《加拿大的鲁滨逊》（*The Canadian Crusoes*, 1852）讲述白人（苏格兰人和法国人）拓殖者的孩子（两个14岁，一个12岁）在加拿大的丛林里迷路，如何凭借勇气、智慧和从小从父辈那学来的丛林知识在荒野里生存。小说展示了丛林中大量可食用的动植物数量、种类、形态与功用，“峡谷里，小山上，不时有没见过猎枪的小鹿和胆小的鹿群出没，鸢和白头鹰怡然自得地在这儿安家落户”（30），^②“刚才在路上我看见有不少鹿群的蹄印和旱獭洞，还听见松鼠和花栗鼠的叫声，还有松鸡、鸭子、鹌鹑和鹬什么的，都可以吃”（32）。孩子们发现旱獭后，叙述人游离故事，将旱獭作为一种丛林知识向潜在读者介绍：“旱獭是介于兔子和獾之间的一种动物，大大的眼睛又圆又黑，小耳朵，三瓣嘴……颜色像小兔子，爬树就像浣熊，洞穴像兔子的窝，主要吃草、庄稼和野果。旱獭的肉是白色的，脂肪很多，夏天有臭味。……虽然牙齿尖利，但用一块石头或一根棍子就可以把它打死。三个孩子煮熟旱獭饱餐了一顿，因为旱獭很容易找到，不必担心挨饿了”（43）。

除了展示丛林里的动植物，叙述人还详细介绍孩子们如何捕捉这些动物，展示他们在丛林里的狩猎生活——挖陷阱、安夹子、设网子；介绍他们如何做鱼竿和渔网捕鱼、怎么做弓箭，甚至还详细讲述孩子们用鱼骨头做成针，穿上鹿筋，做莫卡辛鞋，将松鼠、水貂、麝鼠和獾的皮子做成衣服，用狐狸皮做帽子以抵御加拿大荒野里寒冷的冬天。

穆迪的代表作《丛林中的艰苦岁月》（*Roughing It in the Bush*, 1852）也以加拿大丛林为背景，讲述穆迪一家1830年代在丛林里的拓荒生活，介绍丛林里的生存法则与生活经验——如何依赖丛林里的野生动植物来补充生计。丛林里的野生动物是穆迪一家重要的肉食来源，各种鱼类、鹿肉、松鼠肉、兔子肉甚至母熊肉等一次次帮助穆迪一家度过难熬的冬天。“我们非常缺乏肉类食品，就用各种松鼠肉做馅饼，做炖肉以及烤肉。我们的粮仓就在树林附近的山顶上，在那儿设了一个陷阱捕捉这种‘小鹿’，通常一天就能抓十到十二只。黑松鼠肉很像兔子肉，红松鼠，甚至小花鼠，做得好了也很可口”（穆迪 177）。《加拿大的鲁滨逊》和《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可谓是两部意欲前往加拿大拓殖的英国白人都会很感兴趣的丛林生存手册，都向白人家庭示范如何在加拿大荒野里生存、拓殖。

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文本除书写丛林里的野生动物外，还描写了殖民者眼中的另一种动物——加拿大荒野里最可怕、最凶残、最具威胁的野蛮动物。早期到达北美海岸的欧洲人着重观察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外形差异，将印第安人非人化、动物化，甚至妖魔化。以研究白人—土著关系著称的加拿大历史学家罗宾·费希尔经研究早期旅行者游记发现，“不仅很多游客认为印第安人是‘太阳底下最下贱的种族’，而且很多人强烈认为他们根本没资格被称为人类。‘野人的非人性将这些人从人类中区分开来’、印第安人的行为‘更像一只野兽而非一个有理性的生物’”（Fisher 75）。1865年，英国旅行者约翰·爱默生出版游历北美的游记，他认为，“从骨相学上讲，北美印第安人属于低等级秩序，其动物习

性要远远超过智力”(Emmerson 51-52)。早期北美白人作家们将北美大陆描写成辽阔而无人居住的土地,“尚未有文明居民生活于彼,只是一些野蛮人散落的住在那里,那些人同野兽相去并不太多”(Chang 17)。

《加拿大的鲁滨逊》也多次将印第安人比作比狼或熊更可怕的动物。三个孩子失踪后,家长认为孩子们肯定遭到不测,“饿死了,被狼或熊吃掉了,或者更糟,落入了可怕的印第安人之手,被折磨死了”(20)。凯瑟琳一听说印第安人就在附近,害怕不已,“我一想,印第安人比狼都可怕。讲述他们残忍无比的故事还少吗?”(82)凯瑟琳被印第安人抓走后,叙述人将印第安人比作丑陋阴暗的鼯鼠或蝙蝠,“他们就像鼯鼠或蝙蝠一样,内心黑暗,把残忍和复仇当作信条崇拜”(177)。这显示出隐含作者的种族立场与价值观念。穆迪也将印第安男人描绘成丑陋、凶残的低等动物,“不管从外表还是智能来说,他们(指齐帕威或密撒撒加印第安人部落——笔者注)或许可称得上是所有这些荒野民族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一支”(穆迪 160)。

正如福柯所认为的,空间是任何权力实践的基础(Foucault 252),加拿大由红种人向白种人逐渐过渡的种族化过程,亦是空间掠夺和民族权力发生位移的过程。自1763年加拿大沦为英属殖民地到1770年,仅600名英国人移居加拿大,其中很多人是英国士兵,他们服役期满后,在加拿大获封土地(Stanford 13-14)。因此,英国政府鼓励讲英语者,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失业人员大批移民并占领加拿大土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土豆大饥荒中的爱尔兰人和失去土地的苏格兰难民大量涌入加拿大。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大量亲英派(Loyalist)人士从美国涌入上加拿大。“从1812年到1851年人口普查期间,上加拿大的白人人口增加了10倍——从9.5万人到95.2万人。而与此同时,在1812年,上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人数已经减少至该殖民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移民浪潮中,土著人数减少至人口统计可忽略不计的程度”(Miller 116-17, Surtees 67)。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和爱德华王子岛的白人人口增长也十分显著,19世纪初期约为8万人,到1851年已超过50万人;在纽芬兰,1805年后的三十年里,白人总数增长了4倍,达到75000人;在下加拿大,人口总数从1800年的21.5万增长至1851年的90万。在所有这些殖民地,土著人口显著下降:在纽芬兰,最后一个比沃苏克人死于1820年代;到19世纪五十年代,该地区的密克马克人不足150人;在上加拿大,土著人口从1770年代的14000人下降到1835年的9300人。相比非土著人数,加拿大土著人数是极少的(Wynn 105)。

白人大量涌入加拿大开荒拓土,建立城镇、牧场等,必然要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茹毛饮血、形态迥异的土著被视为殖民定居过程中的障碍,不断被驱逐、抓捕、屠杀。加拿大英语文学中有关土著人的种族主义叙事与殖民者的种族屠杀相互利用,形成权力话语的共谋关系。1756年,英国地方长官委员会发布上交印第安人头皮的奖金:男性印第安人年龄超过10岁者,其头皮每个130英镑;女性印第安人年龄在10岁以下者,每个50英镑(加尔诺 285)。同时,为了降低人力物力成本,英国人还引进细菌战,多次将天花病毒传入印第安人部落,导致数以万计的印第安人死亡,一些部落的人口几被灭绝(加尔诺 290, 291, 300, 301, 314)。为了消灭密克马克人,英国人“使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包括给食物投毒、交易感染病毒的毛毯,对平民百姓进行武装袭击”(Lawrence 34)。1746年,天花传遍新斯科舍地区,使三分之一的密克马克人丧生。到19世纪早期,密克马克人从约20万人减少至1500人。不少白人预计密克马克人很快灭绝(Lawrence 35)。消灭印第安人的目

的是为了争夺其土地及土地上的资源。正如加拿大土著历史学家薇诺娜·史蒂文森所言，“商人想要我们的（动物）皮毛，传教士想要我们的灵魂，殖民政府和后来的加拿大想要我们的土地”（Stevenson 49）。白人殖民者通过暴力蚕食、欺骗条约等手段使土著被迫割让或痛失大部分土地。1781—1830年间，奥吉布瓦人逐渐放弃北部大部分土地。同时，英国政府鼓励亲英派的欧洲人定居新斯科舍，承诺无偿发放土地。英政府为加快土地吞并进度，从1818年调整土地买卖政策，由之前的全额付款改为年金式分期付款，变相剥削土著、降低土地购买成本。到1830年左右，印第安人在上下加拿大的大片土地已被英当局获得，大部分被让与给白人殖民者（Miller 117, Surtees 69, Harring 26）。

概言之，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对野生动物的实用展示，源于欧洲传统文化里以人类为中心与目的的物种主义意识形态；对土著形象的妖魔化与动物化书写，则是欧洲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物种主义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共同使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建构起白人>土著=动物的等级秩序，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驱逐异类、杀死动物、掠夺土著提供思想基础，将欧洲白人正在印第安人领土上进行的殖民活动与空间掠夺合理化。

动物死亡与殖民入侵：19—20 世纪上半叶的写实动物文学

18—19 世纪之交北美毛皮交易数量惊人，贸易竞争惨烈，毛皮动物被加速捕杀，大批野生动物迅速消亡，土著人的生存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伴随着 19 世纪末白人殖民进程的巩固与扩大，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动物形象一改早期的可怕凶残而具有高贵理性的品质，映照出殖民者眼中的他者镜像。

1742 年，仅约克贸易站便交易 13 万张海狸皮和 9000 张貂皮。在 18 世纪六十年代，哈德逊湾公司仅从一个加拿大的贸易站点就接收 10 万余张海狸皮。1743 年，法国与加拿大进行贸易的拉罗谢尔港口进口了 12.7 万张海狸皮，3 万张貂皮，1.2 万张海獭皮，11 万张浣熊皮和 1.6 万张熊皮。如此庞大的交易数字在与北美进行贸易的其他法国与英国港口都很常见（Ponting 158）。曾经被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狸，到 1831 年在北部大平原地区便绝迹了。1820 年，奥吉布瓦人报告说，大角鹿在苏必利尔湖北岸地区被狩猎一空了，北美驯鹿也非常稀罕。他们也越来越依赖欧洲人提供的枪支、斧头、刀子、皮革和衣服等，旧的生存方法正被遗弃（加尔诺 321）。

大量动物被捕杀与野生动物世界的残酷竞争，使那些具有卓越生存能力的动物开始受到白人作家的激赏。与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文本里，狼、熊等野生动物被描绘成食人肉、野蛮凶残的形象不同，西顿、罗伯茨笔下的野生动物个性突出，是其族类中的强者和英雄。

“温尼伯狼”里的温尼伯狼身处群狗围攻之中而神情平静、沉着果断，它强悍而充满力量，它有情感，主人小吉姆去世葬于教堂附近后，它常不顾生命危险徘徊于此。“洛波——格伦堡之王”中的格伦堡狼王洛波出类拔萃，凭借智谋与经验无数次识破人类捕捉它们的诡计，它与妻子的感情极深，百战不殆的它终因妻子被杀而被捕。“荒地比利——打不败的狼”中的比利不愿舍弃朋友自行逃命，勇敢地回来帮助朋友，机智地将 15 条猎犬引向狭窄的峡谷旁，不到 15 秒便结束了全部敌人的性命。“猛虎”中讲述一只牛头豹更如何勇敢，毫不畏惧凶猛的灰狼；“阿诺克斯——一只信鸽的故事”讲述一只名叫阿诺克斯的信鸽天生具有优秀的方向感与力量，勇敢、忠于爱妻、依恋家庭；“一只智慧非凡的狐狸”讲述可爱的狐狸一家如何躲避人类的追踪，当幼子被逮捕后，慈狐用毒药诱饵结束孩子的生命，替它做出高贵的选择——宁死也不愿悲惨地成为囚徒。“库特内公羊克拉格”中的公羊克

拉格拥有出色的领导力,优秀的弹跳力,最美丽的羊角;“塔拉克山的熊王”里的熊王杰克和“溜蹄野马”中的野马都是其族类中最具生命力的野生动物。罗伯茨笔下的野生动物同样具有理性和情感。“空中之王”里的秃鹰具有王者风度,不会从鱼鹰嘴里掠夺过多的战利品;“克航克的思乡之情”中一只被农夫家养的天鹅,天性里执着地要飞往天空,寻找同类;“草原之王”里的小驼鹿如何克服害怕熊的恐惧心理,逐渐成长为一只真正勇敢的驼鹿王;“污点和教训”里的红狐妈妈充满母爱,小狐狸们的行动可爱有趣,它们会怕疼、怕羞。这些动物的行动不是出于直觉、本能与无意识,而是有理性和思想做支撑。

在《加拿大的鲁滨逊》和《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等早期加拿大英语文学文本里,狼、熊等凶猛的野生动物使拓殖者胆寒。孩子们听到狼嚎吓得瑟瑟发抖,穆迪夫人担心丈夫被狼吃了,晚上害怕狼会从烟囱爬进来吃孩子。早期的白人殖民者一方面依赖野生动物补充生计,另一方面又非常害怕它们,折射出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的白人殖民者尚未征服加拿大的荒野,是丛林里陌生的他者。到了19世纪末,白人殖民者逐渐侵占并改造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并在两者的较量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一旦征服他者,他者不再成为威胁自我的可怕异己力量,便开始以审美的眼光同情的心态来欣赏他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哈瑞特·里托沃所言,“一旦动物不再是对手,天平倾向于人类这一边时,人们再看它时可能带有感情,甚至是怀旧感……这一变化在文学艺术里得到回应……野生动物变得令人着迷而不是丑陋;野生动物,就像农民和域外的外国人……引起同情而非轻蔑”(Ritvo 3)。野生动物形象在加拿大文学文本中的嬗变反映出加拿大空间权力的位移,白人殖民者逐渐本土化。

虽然西顿笔下的野生动物几乎无一例外具有人类的某些优秀品质,但它们基本都以被人类捕杀的悲剧结尾。其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野生动物与印第安人一样阻碍了白人殖民者的农业拓殖,威胁其生存空间。帝国主义首先是一种空间掠夺,加拿大作为一个民族的生成是由殖民者通过杀死动物及另一种动物印第安人以掠夺地理空间实现的。温尼伯狼、格伦堡狼王洛波、荒地比利、塔拉克山的熊王之所以被人们捕杀,是因为它们不断袭击农场主、牧场主里的家禽牲畜,给他们带来经济损失。而野生动物之所以要袭击家禽,是因为它们的生存空间正逐步缩减,变成了一个个农场或牧场。它们的饮食结构被白人殖民者改变:“野牛被灭绝后,狼很难维持生计;不过,家牛取代了野牛,为狼群解决了问题,这就引起人狼之战”(西顿 35)。野生动物的饮食习惯也被白人殖民者改变,躲避毒药成为野生动物生存下来的必备技能,狼王洛波的习惯是“只允许他的狼群吃自己杀死的动物,这无数次救了他们的生命”(Seton 21)。它们甚至只吃自己新咬死的动物,这无疑使家禽的死亡数目大大增加,也加剧野生动物与殖民者的矛盾,殖民者力图将野生动物从加拿大荒野里驱逐出去。1793年,政府在安大略、魁北克省设立灭狼奖金(Rutherford 128)。“‘发展’要求狼的灭绝,因此,政府设立奖金以确保西部的开拓,保护珍贵的家禽,巩固殖民领地以推进殖民进程”(Rutherford 129)。因此,在西顿和罗伯茨的写实动物小说里,这些生存技能卓越的野生动物们在与殖民者的空间争夺中处于劣势,纷纷败北:喜欢流浪于城市的温尼伯狼被制作成了标本,临死前的洛波双眼定定地凝视着那开阔的平原——它的平原,塔拉克山的熊王被捕捉到动物园,“污点和教训”里的红狐妈妈被迫带着红狐离开自己的洞穴……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曾是北美印第安人重要的食物来源,野生动物的大量死亡相当于捣毁了他们的粮仓。印第安人面临着消亡的命运。虽然1867年成立的加拿大自治领政府并

未采纳美国毁灭性的印第安人种族大屠杀政策，但同化并最终消灭印第安人是其终极目的。1876年通过的《印第安人法》（*The Indian Act of 1876*）和随后的多次修订案，目的都在于和平地消灭印第安人，使之逐步转化成“欧洲人”。政府从各个层面改造同化印第安人：第一，生产方式上，将印第安人迁入保留地，教导其从渔猎生活方式向农耕生产转变；第二，宗教信仰上，引导其转而信仰基督教。第三，在印第安儿童教育上，强制要求他们在寄宿制社区学校而非保留地学校上学，使儿童摆脱父母及印第安文化传统的“有害”影响，引导印第安儿童放弃印第安人的合法地位而赞成选举。一旦他们丧失印第安人身份，变成公民，他们便将自己及其土地份额从印第安世界中清除了。“越来越清晰的是，政府通过教育、宗教、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新的财产观决心让印第安人成为‘欧洲人’，根除旧的印第安人价值观”（Tobias 132）。到了20世纪初，保留地制度被认为是一种妨碍印第安人同化的政策而被取消。同时，在政治上，政府强制在印第安人中推行选举制。当所有印第安人被赋予选举权，其土地份额将被拿走，便不再有印第安人保留地了。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显著文化团体将消失（Miller 142, Tobias 131-38）。由于欧洲人实施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到19世纪末，北美印第安人由1亿人口锐减到25万人左右了（加尔诺 387）。

总之，大量野生动物的死亡与印第安人的消亡为白人殖民者腾挪出生存空间，加拿大民族在族群转变与空间权力位移中逐渐生成。白人殖民者通过杀死动物和占领殖民空间来建构自我身份，消除对强大异己空间的焦虑，构筑民族自信与民族认同感。征服广袤的加拿大荒野与荒野里的动物证明了加拿大作为一个帝国的能力。杀死动物帮助加拿大生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帝国（Giesbrecht 10）。

动物保护与殖民反省：“二战”后的写实动物文学

如果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写实动物小说，反映的是加拿大个体动物的大量死亡，那“二战”后以莫厄特（Farley Mowat, 1921—2014）和弗雷德·博兹沃斯（Fred Bodsworth, 1918—2012）为代表的写实动物小说家，则揭示加拿大量野生动物整个族群消失和少数土著族裔濒危的现实。

博兹沃斯的《最后的杓鹬》（*Last of the Curlews*, 1954）仍然延续西顿、罗伯茨开创的写实动物小说传统，采用写实手法讲述一只极北杓鹬经过三个夏天的反复迁徙，希望寻找本族类。它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等来一只雌鹬，正当它们兴奋地朝北迁徙准备共筑爱巢时，停在刚犁出的黑土地上的雌鸟被一个农夫击毙。雌鸟之所以被击毙，表面原因似乎是，它们处于狂热的交配期而丧失对周边危险环境的敏感，根本原因在于，杓鹬停留在了农夫刚刚犁出的土地上，“侵犯”了他的领地，农夫用枪“捍卫”了他的领地与农作物。《最后的杓鹬》含蓄地批评殖民者对土地的掠夺与空间的占有，使得极北杓鹬族群濒临灭绝。

莫厄特的纪实作品《鹿之民》（*People of the Deer*, 1952年）则明确指出白人殖民者通过对北极内陆荒原动物的掠夺，使爱斯基摩人一族伊哈尔缪特人濒临灭绝。白人殖民者改变了当地爱斯基摩人的饮食习惯和生存方式。在白人大批到来之前，伊哈尔缪特人主要靠高超熟练的捕鹿技能捕食驯鹿为生。白人到来后，为了满足欧美市场对皮毛的需求，白人在北极建立贸易站，大量收购白狐皮毛，爱斯基摩人转而猎捕白狐，以白狐换取面粉、子弹和枪支。年青人则逐渐由猎鹿高手转变为猎狐高手。白人市场喜食鹿舌，致使当地人无限制地杀死驯鹿，导致驯鹿数目锐减，并最终导致爱斯基摩人无肉可食。“一战”爆发后，狐皮价格下跌，荒原边境上的商贩也停止贸易活动，撤走弹药，导致伊哈尔缪特族人既错

失了捕猎驯鹿的时间,也没有维持生活的面粉,大批伊哈尔缪特族人饿死。1921年冬天,内陆荒原饿死近500人。到1938年,伊哈尔缪特族人仅幸存100人,到1947年,仅剩46人。《鹿之民》生动地揭示了白人殖民贸易活动改变了土著与动物和谐平衡的生态关系,造成加拿大北极内陆荒原上动物与土著部落濒临灭绝的状态。

“二战”后,土著群体以各种形式争取经济、政治与教育诸方面的权利,但这无法逆转加拿大土著人作为边缘种族消亡的命运。虽然“二战”后修改的《印第安人法》具体措施和细则与之前的《印第安人法》有很大不同,但同化印第安人的目标未曾改变。1946—1948年,加拿大下议院与参议院成立联合委员会修改印第安人法案,修订案于1951年出台。新出台的印第安人法案旨在促进印第安人从受监护的位置逐渐过渡到公民。1960年代,当这一转变逐渐完成时,政府宣布解除对印第安事务的责任及印第安人的特殊地位,废除与印第安人有关的特殊立法,即《印第安人法》。该政策意味着1876年《印第安人法》寻求的长期目标——消灭印第安人及其土地——得到实现(Tobias 135-41)。加拿大人常对自己并未像邻居美国人那样,采取种族屠杀的方式来消灭印第安人而感到骄傲。然而,正如加拿大学者丹尼尔·弗朗西斯指出的,“的确,加拿大人并未对土著进行彻底的灭绝。然而,他们全心全意赞成同化印第安人,从长远来看,这是一回事,是对可辨认的印第安人身份的结束。……同化的印第安人,根本不再是印第安人”(Francis 59-60)。虽然印第安人一直以来抵制该目标,但其被同化消灭的命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自然科学技术在各领域的渗透已是必然。

莫厄特的另一部纪实性作品《在狼群中》(*Never Cry Wolf*, 1963)记录作者本人于1963年受雇于加拿大政府深入北极地区考察狼的生活习惯。莫厄特的任务是为政府解决狼患问题提供依据,但经过五个月与狼屋湾一家狼的深入相处,他发现人类虚构的狼形象与实际并不吻合。狼并不像教科书上所说,是凶猛的食肉动物,也并不恃强凌弱。他发现狼屋湾狼一家的生活与人类很相似,它们其乐融融,公狼与母狼相互爱慕,母狼与狼崽相互逗乐,狼之间有语言,能相互交流,狼甚至也走亲戚,狼会收留孤儿。虽然莫厄特为政府提供资料与数据显示狼群并不是鹿群减少的罪魁祸首,白人狩猎者为他们的猎犬大量捕杀鹿,这才是鹿群减少的真正原因。但是,1958—1959年冬天,加拿大野生动物局仍在北极地区撒布毒饵,以控制狼的繁殖。《在狼群中》生动展示人类的物种偏见,揭示白人殖民活动给野生动物世界带来的生态破坏。莫厄特的纪实报告《屠海》(*Sea of Slaughter*, 1984)更以大量历史文献、旅行游记等资料为依托,考察北美东部大西洋东北海滨区自第一批西方人入侵以来,哺乳动物尤其是海上物种由无比丰富到逐渐灭绝的惊人变化过程。莫厄特指出,白人入侵者的殖民狩猎(通过杀死动物来消灭土著部落)、商业狩猎与娱乐狩猎是野生动物消失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在于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欧洲文化视所有大型食肉动物为野蛮凶残的有害动物。

莫厄特的畅销书《在狼群中》和《鹿之民》对加拿大北极狼和爱斯基摩人原始生活的描绘,对远离荒野的现代文明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大多数人不可能遇到一只真正的狼,这使得我们将之浪漫化为荒野的体现”(Rutherford 133)。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政府重新考虑灭狼奖金计划,这一时期不少加拿大科学家开始研究北美狼独特的饮食习惯。狼成为加拿大迷人荒野的象征,成为加拿大民族主义者值得骄傲和保护的对象(Rutherford 133)。彼时彼刻,莫厄特的畅销书有力促进了城市人对肉食动物的情感(Loo 152)。同时,外族移民(东欧、亚洲劳工等)大量涌入,捕杀野生动物补充生计,这威

胁到本地居民盎格鲁—加拿大人对动物的使用权利，于是，他们逐渐成立各种鱼类与鸟类动物保护协会，将野生动物视为本地居民重要的自然资源（Colpitts 130-52）。在文化、政治和经济诸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加拿大各类动物保护协会与保护法相继诞生。

以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为主体的土著人，在殖民主义和族群同化政策语境中，被主流文化所裹挟和宰制，逐渐被同化为丧失民族身份与土著文化根性的现代文明人。以狼形象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形象在加拿大社会语境中发生了变化，由早期可食用的实用价值和可贩卖的经济价值，转变为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 / 政治价值（Colpitts 9-13）。这表明，广袤的加拿大空间已被殖民者牢牢占领。

总之，加拿大英语文学里的写实动物形象嬗变，与殖民者本土化进程、加拿大民族生成有着密切关联。18—19 世纪上半叶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着重展现野生动物的实用价值，反映出殖民者尚未征服北美新大陆，是丛林中陌生的他者；19 世纪末西顿和罗伯茨笔下的动物形象高贵有理性，具有卓越的生存力，却均以被捕杀的悲剧结尾，这表明殖民者在地理空间争夺中占据优势地位。野生动物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印第安人被迁往保留地，反映出加拿大民族空间权力的逐步位移。“二战”后莫厄特和博兹沃斯反省并批判殖民者的扩张行为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整个族群消失、土著濒临灭绝，呼唤保护濒危物种与种族。野生动物由可怕的他者转变成被保护的他者，另一种动物印第安人由野蛮的异类同化为“欧洲人”，意味着殖民入侵者已经完成了本土化过程，加拿大民族在种族转换与权力位移、动物死亡与动物保护中象征性生成。

注解【Notes】

①参见朱宝荣：“20 世纪欧美小说动物形象新变”，《外国文学评论》4 (2003): 26。

②参见凯瑟琳·帕尔·特雷尔：《加拿大的鲁滨逊》，王小平译（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 年）。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引用只标出出处页码，不再另行加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twood, Margaret. *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Toronto: Anansi, 1972.

Chang Yaoxin. *A Surve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ianjin: Nankai UP, 2003.

Colpitts, George. *Game in the Garden: A Human History of Wildlife in Western Canada to 1940*. Vancouver: The U of British Columbia P, 2002.

Emmerson, John.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Island: Voyages, Travels and Adventures*. Durham: WM. Ainsley, 1865.

Fiamengo, Janice. “The Animials in This Country.” *Other Selves: Animals in the Canadian Literary Imagination*. Ed. Janice Fiamengo. Ottawa: U of Ottawa P, 2007. 1-25.

Fisher, Robin. *Contact and Conflict: Indian-European Relations in British Columbia, 1774-1890*. Vancouver: U of British Columbia P, 1992.

Foucault, Michel.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The Foucault Reader*. Trans. Christian Hubert.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1984. 239-56.

- Francis, Daniel. *The Imaginary Indian: The image of the Indian in Canadian Culture*. Vancouver: Arsenal, 1992.
- Frye, Northrop. *The Bush Garden: Essays on the Canadian Imagination*. Toronto: Anansi, 1995.
- 迪克·加尔诺:《印第安人:加拿大第一民族的历史、现状与自治之路》,李鹏飞 杜发春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
- [Garneau, Dick. *The History, Present Facts and the Road Leading to Self-governance of Indians, the First Canadian Nations*. Ed. and trans. Li Pengfei and Du Fachun. Beijing: The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Giesbrecht, Jodi. *Killing the Beast: Animal Death in Canadian Literature, Hunting, Photography, Taxidermy, and Slaughterhouses, 1865-1920*. 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 Harring, Sidney L. *Native Peop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anadian Jurisprudence*.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8.
- Lawrence, Bonita. "Rewriting Histories of the Land: Colonization and Indigenous Resistance in Eastern Canada." *Race, Space, and the Law: Unmapping a White Settler Society*. Ed. Sherene Razack.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2002. 21-46.
- Loo, Tina. *States of Nature: Conserving Canada's Wild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ancouver: U of British Columbia P, 2006.
- Miller, J. R. *Skyscrapers Hide the Heavens: A History of Indian-White Relations in Canada*. Toronto: U of Toronto P, 2000.
- 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冯建文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 年。
- [Moody, Susanna. *Roughing It in the Bush*. Trans. Feng Jianwen. Lanzhou: Dunhu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
- Ponting, Clive. *A New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s*. New York: Penguin, 2011.
- Ritvo, Harriet.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7.
- Rutherford, Stephanie. "The Biopolitical Animal in Canadi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3 (2013): 123-44.
- 欧·汤·西顿:《西顿动物小说》,张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
- [Seton, Ernest Thompson. *Animal Stories of Seton*. Trans. Zhang Yu. Beijing: Peking UP, 2008.]
- . *Wild Animals I Have Known, and 200 Drawings*.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898.
- Stanford, Frances. *Canadian Citizenship & Immigration*. Nananee: On the Mark Press, 2013.
- Stevenson, Winona. "Colonialism and First Nations Women in Canada." *Scratching the Surface: Canadian Anti-Racist Feminist Thought*. Ed. Enakshi Dua and Angela Robertson. Toronto: The Women's Press, 1999. 49-80.
- Surtees, Robert J. "Indian Land Cessions in Upper Canada, 1815-1830." *As Long as the Sun Shines and the Water Flows: A Reader in Canadian Native Studies*. Ed. I. L. Getty and A. S. Lussier. Vancouver: Nakoda Institute and U of British Columbia P, 1983. 65-84.
- Tobias, John L. "Protection, Civilization, Assimilation: An Outline History of Canada's Indian Policy." Miller. J. R. *Sweet Promises: A Reader on Indian-White Relations in Canada*.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1. 127-44.
- Wynn, Graeme. *Canada and Arctic North America: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2007.

责任编辑:刘兮颖